



春秋經解卷十

宋孫覺撰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公弑隱公而立春秋月而不王以罪天王不能誅之而使弑君大惡之人肆於民上十八年之久也宣公弑子亦而立其罪同於桓公春秋書月書王不罪天王之不討者非赦之也天下無王自平王而下也至於桓公王道之不行未久有王者興赫然而行其道則桓公在可誅之域不於在位當於其將終竟桓公之死天王不能誅之聖人不忍周道之衰而弑君者得志也一十八年之間書王者四



終始反覆欲其見討而竟不能聖人不足焉於是月而不
王以為法於萬世至於宣公則王道之不行百餘年矣天
下之王不可無於一日而百餘年間王道不行亂臣賊子
接迹而起而王者未嘗誅之非天下之無王何至是也宣
公弑子赤而自立王道之行在所先誅而即位晏然無所
忌憚春秋於其即位之月則書王以明王道之行不容於
一歲而無王爾春秋於桓宣之惡非偏有輕重以桓公之
時猶可望而宣公之時竟無王也王猶可望則可以待王
之誅後竟無王於是書王以討也春秋之法弑君討賊則
書葬世子弑君則不待討賊而書葬以為葬者臣子之事
世子弑君則無望於臣子矣桓公則不書王以謂待天王

之討也王道益衰亂臣賊子滋起宣公弑君而書王以為
無望於天王也無望於臣子則臣子弑君而書葬無望於
天王則宣公弑立而書王無所望者不復望之此春秋之
法也趙子之徒謂不去王者宣公本不同謀故異於桓公
也按經繼弑而書即位何謂不與弑乎非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宣公弑子赤而立又在文公之喪也乃遽使大夫逆女于
齊書逆書至所以見弑君之人得志而在位則無所不至
也居喪而如大夫逆女皆非禮之大者而經無異辭不待
貶絕而罪惡可見矣公子遂不再言公子者一事而再見
者卒名公羊之說是也左氏以為尊君命尊夫人蓋失之

矣

夏季孫行父如齊

晉放其大夫胥申父于衛

放流之也書曰放驩于崇山是也大夫者人君任以治國家者也古者諸侯大夫命于天子大夫有罪則請於天子天子命殺之可放之可春秋之於諸侯未嘗請於天子專命之專殺之專放之也君遇臣以禮罪有罪而去猶使人道之出疆三年而後收其田里况無罪乎春秋書曰放其大夫罪其命之專放之無禮也論語曰君子翔而後集也斯舉矣為大夫而見放焉則亦非賢者矣公羊曰近正也按經書國而不書其君不與其專放大夫也經不與之

安得曰近正穀梁曰稱國以放放無罪也按書放者皆有罪爾稱人自為與其下為別也安得以稱國而見其無罪乎

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濟西之田齊人取之盖有罪矣然三傳皆以為賂齊而畧齊之惡經無所見蓋宣公弑君罪大當誅而齊為伯主不能討與公婚姻與公盟會再受其臣之聘又取其田蓋皆於數月之間也齊侯之罪隱而難見故明書取田以著其罪春秋取田邑皆貶之曰人罪其擅取也惟昭公二十五年齊侯取郟獨書以爵是時昭公見逐於季孫而寓於齊

齊侯以義取魯之鄆以居昭公春秋以其取不為已得伯
主之義特書曰齊侯舍是而取田邑者皆貶曰人齊人取
濟西田是也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
伯會晉師于裴林伐鄭

陳宋附晉而見侵於楚趙盾帥師救之不曰侵宋者侵宋
已去而陳方受侵也諸侯伐鄭討陳見侵之後而會晉師
不言趙盾者前日後凡也公羊以為君不會大夫按春秋
諸侯會大夫亦多矣此例不通穀梁以為大趙盾之事按
經言會晉師而沒去趙盾之名乃是賤爾何謂大乎蓋公

穀不知春秋省文之義故妄為之說爾

文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之地未嘗見經於此始書焉左氏以崇為秦所與之國
侵崇所以求成於秦事雖不見於經然以崇為國則與經
相近公羊以崇為柳柳為天子之邑若晉師侵天子之邑
其罪甚重於經當有異文左氏穀梁皆作崇公羊未可據
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
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華元帥敗而身見獲春秋書之蓋罪之也華元為政於宋
不能使寇讎之不來而穀梁以謂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

獲不病矣案春秋師敗而至于見獲皆先言敗而後言獲
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棼齊師敗績獲齊國夏是
也何獨華元則以三軍敵之穀梁之說非也

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晉趙盾有許世子止聖人以弑君書之而三家之傳與後之
說者說皆不同蓋皆不知孔子之意三傳之說以為盾不
弑君弑君者趙穿也孔子加趙盾以弑君之罪者盾亡不
越竟反不討賊也許世子未嘗弑君而止不嘗藥又飲止
藥而死也後之說者以為學當據經經書晉趙盾弑君則
盾也非趙穿書許世子止弑君則止也非不嘗藥也從三

傳之說則是二子無心於弑而孔子妄加之罪也從後人
之說則二子實親弑君而三家妄傳也是皆不見孔子之
意夫趙盾之為大夫于晉其執政之久且專如此靈公無
道而欲殺盾者數矣族人弑君而盾反不討又與之並立
于朝然則弑君者誰歟盾也若盾者蓋陰弑其君而陽逃
其迹實行其計而穿受其名者也盾執政之久其賢聞于
國人而靈公無道滋欲殺之盾出奔未遠而其族人棄國
人之不悅而弑之盾反討賊猶未免也况不討乎春秋弑
君者多矣不必其身弑之他人弑之而已受其福者孔子
皆以弑賊誅之不論其同謀不同謀也弑隱公者公子翬
也桓公被弑君之罪殺子赤者公子遂也而宣公受弑君

之名必待親弑然後罪之則姦臣賊子得以計免而庸愚
無知者常當其實許世子止進藥於父而不嘗焉父飲藥
以死藥不可以妄進進不容於誤也而止以藥弑其父安
知止心不欲弑也若止者蓋亦幸而得不嘗藥之名也由
孔子以觀之則曰止弑其君矣然而後之說者則曰不討
賊不嘗藥其罪輕於弑君孔子不應以不討賊不嘗藥之
人而加之弑君之罪不知孔子原情定罪而罪當其人而
弑君者趙穿而欲弑者盾也盾不欲弑何為不討桓公不
討公子翬而隱不書葬宣公不討公子遂而經書即位盾
不討穿而經書弑君蓋一例耳何獨至盾而疑之乎殺人
者或以刃或以槌或以藥或以飢四者雖異而同歸於死

春秋弑君二十有四亦不皆以刃也何獨至止而疑之乎
春秋書盾止之弑而三子者論其情或恕或不恕此自三
子之見爾安可以三子之異而廢春秋之公法哉如三子
亦不能造虛於盾止之事也然如左氏曰惜也出境乃免
弑君之惡天下無所容而逃出其境輒免之何其無法之
甚也公羊曰親弑君者趙穿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盾
不討賊迹其心乃欲弑者也何謂加之乎又曰賊未討何
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春秋之法世子弑君不待討賊而書
葬蔡世子般弑其君而葬景公是也何獨至止而曰不成
于弑乎穀梁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見孝子之
至於盾止者君弑不討賊進藥而父死蓋大惡之人也何

謂忠孝之小不至乎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春秋之正月夏時之十一月也魯諸侯郊不敢並天子之時而殺從于二月十一月而養牛三月在滌之禮也郊牛之口傷不書所以傷之牛自傷也改卜牛牛死異也不郊而望所以因郊也不郊矣安用望乎猶者可以已也

葬匡王

匡王之葬不書所以往者宣公自往也古者諸侯即位必朝天子宣公之立未嘗如京師因其葬匡王也一往會葬而且朝焉春秋常事不書不書公如京師葬天王事之常

者故不書爾

楚子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春秋之義大和平而惡侵伐侵伐必正其主兵之名和平則曰人而已以明舉國皆欲之也公及齊侯平二國之怨而莒獨不從書曰莒人不肯蓋微之也春秋平者曰人不肯者亦曰人所以書人則同而褒貶則異矣公以大國之義平小國之怨耻已大矣又伐之而取其邑莒人不肯則有罪矣伐之而取其邑不亦甚乎春秋之義不以有功沒其過不以不正治人之邪楚人伐陳夏徵舒則為義入陳

則無道矣平莒及邾則近正伐邾取向則有罪矣所以牽牛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也公羊曰其言不肯辭取向也莒雖不肯平邾公取向罪可辭乎穀梁曰伐莒義兵也平莒可以為義伐之安得義乎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按左氏以為歸生懼而從弑君實弑者公子宋也春秋三傳之法弑君者以與謀為首公子宋謀之歸生從之歸生則有罪矣然公子向何以免乎又曰弑君稱君君無道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奈何君無道則臣得弑之傷教害義之甚者也

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人臣無外交齊高固踰竟而婚春秋罪之不曰逆女而曰逆叔姬者所以別大夫之自逆且禮所當畧穀梁曰不與夫人之稱大夫外交誠有罪矣不與其稱有何義乎左氏曰卿自逆是也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子叔姬之歸寧義不當書春秋以高固外交故見高固之來與子叔姬偕也左氏曰來反馬也若反馬常事又何書乎穀梁曰不使得歸之意若高固受命來聘當先書來聘

乃曰及子叔姬來經一書之足明非聘也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春秋之法將尊師少稱將趙盾孫免晉衛之大夫而所將之衆少故不稱帥師也

夏四月秋八月螽之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良夫自外而至故書曰來不書其所與之人我之敵者也穀梁曰來盟前定也按但書其自外爾安知其前定乎又曰以國與之按盟不言我之敵者以國與之有何義乎

夏公會齊侯伐萊

春秋內為志曰及外為志曰會伐萊之役主於齊侯而公往會之左氏以與謀不與謀為別意則近之而義未精爾秋公至自伐萊大旱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公子遂至黃乃復而卒于垂復蓋有疾而復亦可矜也而春秋書之罪其命而不死于外復者不當復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仲遂弑君之賊於經不當書卒而經書其卒又責宣公之不盡禮者蓋仲遂雖弑君之賊宣公以弑賊討之則罪無所逃矣既任之為大夫則當盡遇臣之禮里克比弑二君

而夷吾殺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不言討賊也蓋謂夷吾殺之不以義而以己私里克雖有罪當討而夷吾殺之無道是以書殺大夫公子穀_遂之罪當誅而宣公恃之即位國內之事皆使專焉常任之大夫則不可不盡大夫之禮卒而猶繹萬入去籥蓋所謂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猶者可以已之辭籥有聲者徹則萬無聲者將焉用乎三傳之說公羊最得之

戊子夫人嬴氏薨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蓼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喪事有進而無退葬必有雨備爾不為雨止也雨不克葬

可以克而不克也孔子葬其母雨壞其墓門人修之而孔子不樂老聃助葬日食而止其柩既明而後行曰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患孔子葬母則墓不為修老聃助葬柩以日食而止蓋雨則常有可以前備而日食非常不可預知也然則春秋書之蓋記之也左氏以為禮而公羊無譏皆失之矣穀梁曰喪不以制蓋孔子之意也

城平陽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齊侯伐萊秋取根牟

根牟者邑名也春秋之法本魯田邑而魯復取之者不以國繫之明本我田邑也取濟西取汶陽取鄆取郟是也公

羊以根牟為邾邑春秋不係之邾者以巫數而諱之也此蓋公羊不知根牟本魯邑嘗為邾取去而魯復得之故不係邾也謂之諱有何義乎

八月滕子卒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春秋諸侯卒皆不地外事則畧也卒于外者八書地者三晉侯卒于扈鄭伯卒于鄆宋公卒于曲棘不言于師于會而以地言者在其封內也人君之卒必于正寢而諸侯非王命奔走于外以死國事無所寄託而宗社危殆者必謹志之晉鄭宋之君皆卒于封內而春秋猶罪之者罪其不

卒于正寢也卒于封內者書地卒于會者書會卒于師者書師以地為重則于會于師又可知也公羊曰未出地故不言會此說是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陳殺其大夫洩冶

春秋大夫之見殺者不論有罪無罪皆書之以其事無禮之君不能去而又死之也洩冶之事見於左氏穀梁皆以為諫其君不聽而君殺之也如陳靈公之惡蓋梁紂有所不為而洩冶事之又不能格其非心至其惡積而醜穢聞於人也然後從而諫之亦已晚矣洩冶得為臣之道當使

其君不至於惡君為惡而不從其言則去之矣至於殺其身乎孔子曰有殺身以成仁然則洩冶見殺而陳靈不免於弑治之殺身何所成哉此春秋書之所以與諸侯大夫無異辭也左氏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如洩冶之死蓋不善立辟矣洩冶而能立辟則必不終陳靈之仕惟其不立是以見殺焉詩人之言非洩冶之謂殺梁曰使國聞之則猶可如陳靈之惡當言其決不可安得曰猶可乎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宣公弑立懼齊見討而求婚於齊又以濟西之田賂之齊人以公服從而受制也於是復以其田還我齊取之未久而復歸之可以知我田也然而必曰我者濟西之田魯不

能皆有之特言我以別之也公羊曰其實未之齊也按元年書齊取之何得曰未之乎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春秋書氏者皆譏世卿也春秋世卿多矣而尹氏書卒崔氏書奔蓋聖人於世卿之中擇其尤彊而為害之深者以為後世戒也隱三年書尹氏卒昭二十三年書尹氏立王子朝又三年書曰尹氏以王子朝奔楚自隱至昭二百年矣而尹氏世執周政故有子朝之難而專廢立之權也宣十年書齊崔氏出奔衛至襄二十五年書齊崔杼弑其君光自宣至襄五十餘年矣崔氏世齊大夫故卒有弑君之

禍也春秋之國莫尊於周莫彊於齊而周齊世卿卒造大禍世卿之為害可知矣故聖人特書其尤著而易知者以為之戒也左氏曰書曰崔氏非其罪矣告以族不以名案書崔氏譏世卿爾何言非罪乎假令以族告魯孔子焉得不加考正而遂書之耶穀梁曰舉族而出之辭何休非之曰可以尹氏卒復以謂舉族死乎三傳之說公羊得之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春秋天王之大夫則字而不名所以尊天王之命而異於諸侯之大夫王季子者天王之大夫字而不名爾公羊曰

母弟也案春秋要辨尊卑之分何獨母弟則貴之乎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

饑

春秋書大水而冬書饑大水災之嘉穀不成而歲凶也經書無麥苗大無麥禾而不言饑他穀或收不全饑也言饑則是五穀無收而舉國饑凶也公羊曰以重書是也

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春秋內中國外四裔攢函之會殊會狄人者所以同晉於

內而離狄于外也穀梁曰不言及外狄也彙經若不外狄當書晉侯狄人會于攢函亦無言及之理安得以不言及為外狄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陳夏徵舒弑君之賊春秋許其討之故曰楚人也春秋之義殺弑君之賊人人皆得殺之殺之者雖諸侯雖大夫雖國人雖外裔必皆曰人也陳佗殺太子免而立蔡殺之則曰蔡人殺陳佗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楚人殺之則曰楚人殺陳夏徵舒蓋圣人欲以杜篡弑之漸而廣忠孝之路也公羊曰稱人者貶其外討也彙稱楚人乃是進之何謂貶乎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楚子蠻服之君因陳之亂討陳之弑賊春秋以其得中國之義書曰楚人楚子既討其賊則為陳立君而去可也乃乘其亂以兵入陳而遂將有之又納靈公同惡之人春秋貶之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見其為義不終而濟之以亂也徵舒弑賊討而殺之則進之二人亂臣入而納之則貶之蓋春秋之法不以一善掩其終身之醜不以有罪廢其常行之義輕重與奪惟其事之所在爾左氏曰書有禮也按經乃是貶納惡人何謂有禮乎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春秋之義弑君討賊則書葬以為為人臣子而君父見弑

焉則罪已大矣弑君能即討乎則臣子之責亦足少恕而君父之讎亦有時而已也賊不討則雖葬而不書以為臣子之義君父見弑於人又縱而不討則雖葬猶不葬也陳靈見弑於夏徵舒陳之臣子不能討賊而楚人殺之至是二十餘月而始書其葬不以罪陳之臣子者以為臣子之責主於討賊賊已討則陳之臣子亦已免矣蓋春秋之義有不可責而不責之者魯桓見弑於齊侯齊疆國魯之臣子力不能討則不待討賊而書葬陳之臣子雖不討賊而楚已討之故書葬所以盡人情之難言不責其必不能也公羊謂之君子辭蓋得之矣

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春秋之義內大夫可以及外諸侯外大夫不可以及我公所以尊內而殺外也中國之大夫可以及外裔之君外裔之大夫不可以及中國之諸侯所以貴中國而賤外裔也外大夫及我公行事則殺而稱人蜀之盟伐衛伐徐之會是也外裔之大夫及中國之諸侯則殺而稱人泓之戰城濮柏舉之敗是也內大夫可以及諸侯單伯會諸侯于鄆是也中國之大夫可以及外裔之君荀林父及戰于戰是也春秋之義以為不貴中國不足以責治道之詳不賤外裔不足以杜侵陵之漸惟其貴之是以內之惟其賤之是以外之也公羊曰稱名氏以敵楚子不與晉而與楚子

為禮也案經書林父以敵楚子則是不與楚子爾何得曰不與晉乎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十有四年春晉殺其大夫孔達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是時楚子圍宋而釋之不與之盟而平宋必不敢使微者然經書之繫皆曰人春秋之義和平而不相侵害則是舉

國之人皆欲之雖晉楚之君釋憾而平然二國之人欲之故不言其君而言人公羊以為貶之案春秋罪侵伐而大和平和平者貶則侵伐為可善乎失之矣穀梁以為上下欲之是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氏者赤狄之別種也潞氏國滅而以嬰兒歸書滅書名蓋罪晉也春秋之義外裔無貶而嬰兒貶之名焉以晉之滅名之也晉中國諸侯也潞氏之罪在可滅而晉滅之專猶有罪也潞氏之罪在不可滅而晉滅之則晉且無王亦一潞氏而已潞子安得不名乎楚子滅夔以夔子歸亦不足名也晉滅狄赤而嬰兒名焉同嬰兒於中國所以一中

國於外裔也公羊曰潞子之為善穀梁曰嬰兒賢是皆不見春秋之意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春秋有書王子突王子虎者矣未嘗曰王某子也而札子特異焉公羊以為長廢之號則長廢者當言伯仲叔季亦未有曰某子杜預疑經之倒蓋恐然矣殺召伯毛伯不出王命而王子殺之天子之政如何也穀梁以為君不君臣不臣蓋得之矣

秋螽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初稅畝

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此言稅則非助出也至孟子時天下皆稅畝矣故使之復助也井田之法有公田有私田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官取其公民取其私商謂之助而周謂之徹也故私田雖善而公田不善官不以其善而取之不善而不取也惟公私為之別焉至宣公之時患公田之不善而豐凶無常也於是畝畝而稅之定其常入之數而使供焉始墾井地之制而亂公田之法也春秋罪之故書曰初稅畝公穀皆以為稅畝者履畝而稅也履畝者謂履踐其良者而收之若實若此魯國之廣歲歲履畝不亦勞乎經言初則是終其國而行之履畝而稅勢亦不能久也杜預趙子之徒又以論語哀公曰二吾猶不足為據

言此稅畝乃什二而稅也案魯舊行什一之法一朝而什二焉不亦甚乎亦不能暴取於民如此之刻也必有漸矣此蓋宣公之時始限畝之所出而稅之廢助法而用貢法至哀十二年又以田為賦其後始行什二之法也若於宣公之時遂行什二之法不應於經無譏孔子弟子有若最少孔子沒羣弟子嘗奉為之師則是有若後孔子卒亦以明矣哀公於春秋之後行什二之法而有若之對皆在春秋之後故經無譏也諸家皆非

冬蠅生

蠅者蠹之子春秋之秋夏時之夏也春秋之冬夏時之秋也蠹為災於夏而蠅生於秋一歲而再為災故謹志之爾

案左氏公羊皆曰幸之以蠅生於冬物皆已收而不為災也案秋乃五穀大時成之時安得曰不為災乎但生而不為災亦何用書之乎蠹蓋常有之物爾况夏時之冬為甚寒草蟲閉蟄之際蠅安能生乎穀梁以為稅畝之災亦彙合之論也

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按甲氏留吁皆赤狄之別種經言及者所以別其為二族爾

夏成周宣榭火

楚語曰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祥氣蓋榭之實為講武

而設也故杜預以宣榭為講武屋是也成周之地而有宣榭焉蓋所謂宣王之榭也宣王承幽王之後四裔內侮中國衰弱於是南征荆舒北伐獫狁周室中興宣王用武之力也故六月采芑之詩大其南征北伐而作也然則宣王用武於四方固必有講武之所矣成周宣榭蓋所謂講武之榭也宣王之時周末東遷而講武之榭在於成周者蓋成周之地自周公成王卜之爻為別都宣王嘗講武於此爾周道衰征伐一出於下而宣王講武之榭又天災之聖人傷之是以謹志之爾公穀之說皆以為樂器之所藏樂器則榭何獨名宣乎左氏以為人火之也案二傳皆作災左氏未可據

秋郊伯姬來朝

冬大有年

春秋之法大者非常之辭有者不宜有也宣公弑君之賊王法所先誅而天下無王即位一十六年之久而晏然無討之者人理之不可知必推之天天又大有年以安之聖人傷之特書曰大有年者不宜有也春秋書有年者二皆在桓宣之時聖人之意可知矣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春秋內臣之卒未有書字者季友以立僖公字叔肸以不食其兄之祿又不去之字季友之事春秋載之詳惟曰季烏則賢可知矣叔肸之事不見於經而經書其卒雖曰叔烏未見其賢人也又特書之曰公弟以明叔肸之賢得弟道於宣公也左氏曰凡稱弟皆母弟也但為母弟亦何足貴而書之穀梁之說得之矣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齊公伐杞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

春秋書殺之例有曰弑者有曰殺者有曰用之者蓋皆有別也其書戕者惟一焉左氏以為外曰戕柔楚子誘蔡世子般殺之亦不曰戕也蓋戕者賊而殺之無道之甚春秋

甚之故曰戕之公穀之說是也

甲戌楚子旅卒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歸父使晉事畢而還聞宣公之薨至笙而遂奔齊也左氏公羊以為公薨家遂出奔爾然皆以還為善柔如晉事畢故書還何足善乎

十九日校

春秋經解卷十一

宋孫覺撰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君無冰三月作丘甲

丘甲之說多矣然皆失之而未得其當也公穀之意則以為甲非人人所能為而使丘作之人人而為甲也夫甲者惟工人能為之爾就令成公暴刻亦不能使丘人皆為之丘人皆為之則是盡魯之人皆作甲也何其不近人情之甚乎如杜預之說以為甸出甲士三人而使丘出之夫一甸之地兼有四丘而使丘出甸賦丘豈能供之哉亦不能

碩取於人如此之暴也蓋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一甸之地兼有四丘而出長較一乘戎馬四足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成公始作丘甲則是丘出一甲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三人而今增其一丘出一人焉故曰作丘甲也諸家之說皆非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於赤棘

秋王使敗績于茅戎

天王之尊天下莫之有敵王師雖敗績于茅戎非茅戎能敗王師也王師自敗爾公穀之說皆以為晉敗王師不言晉為天王諱也晉不臣之甚至敗王師而經沒不書則是為晉掩惡也公穀之說非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

鞏之戰曹大夫書名者曹之命大夫也曹之大夫見於經者二公子首公孫會是也大國之命大夫書字小國之命大夫書名理自然爾公羊以為憂內穀梁以為我大夫在焉皆非也

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表婁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取汶陽田冬楚師鄭師

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春秋之義公及大夫則殺大夫而稱人不與大夫而敵公也公之罪則書公書大夫之名言公之為被敵者有以取之也嬰齊蠻服之大夫而公親與之會蓋公將去中國而從蠻服也公將從蠻服而會其大夫則公之罪也書曰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罪公也蜀之盟嬰齊在焉不書之者蓋諸侯之大夫衆多其將去中國而附蠻服者非獨我公也春秋之義罪不專於我公而與諸侯共之者不以我公獨當其責也會則書名我公獨與之會責無所分也盟則

不名諸侯皆有罪矣何獨我公哉公穀之說皆非

二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辛亥葬衛穆公三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癸亥葬宋文公二傳新宮之說皆得之但公羊以為禮穀梁以為無譏則其與成公為過矣春秋之義蓋謂不若無災而不哭之為愈也至于災而哭之故未免春秋之譏爾

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大雩晉卻克衛孫良夫伐齊魯如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晉衛之大夫皆因聘而盟者不書所以及之內之敵者也

鄭伐許

外鄭之說諸儒論之多矣蓋所以鄭附蠻服而伐中國叛
去年之盟一歲而再伐又乘其喪也董仲舒曰伐喪無義
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惡之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夏
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郕
鄭伯伐許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
荀首于穀

梁山崩

春秋災異及於天下者不以國言異不主於一國也梁山

雖在於晉而山崩之異係於天下故不曰晉梁山崩公羊
以謂為天下記異蓋得之

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六月春王
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

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親盡則毀百王不易之禮也武宮者
魯十一世祖其廟毀已久矣而成公立之春秋以其非禮
特書之曰立武宮也三傳之說皆是

取鄭

鄭本魯邑而久陷于邾今復取之不言邾者明我邑也公
羊謂之亟而諱之殊失其義也

六年應另行寫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壬申
鄭伯費卒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
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
牛吳伐鄭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秋楚公子嬰齊帥
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會吳入州來冬大雩衛孫林
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汶陽本魯地而齊久侵之魯之戰敗而齊以其地復反於
魯至是齊晉通好齊人以我受制於晉而求地焉故晉侯

使韓穿來言之也諸侯受地於天子不得擅以與人而晉
恃其強使魯以其邑與齊春秋書之所以深誅之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
使公孫壽來納幣

納幣禮之小者無事則不書宋公納幣特書之所以起伯
姬之賢也婦人不與外事其行事不聞見於人惟備書之
可以見其賢爾伯姬傳母不至不下堂卒以火死當春秋
淫奔之世而伯姬火死春秋賢之故著其始終以見意焉
納幣致女二國來媵卒葬無遺焉聖人樂人之善如何也
諸家之說公羊最為得之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秋七月天子使伯來賜公命

天王有賜於下經皆書之曰錫不以生死為之異所尊者
天王之命成公即位八年之久未有善政及民而元年作
丘甲侵伐之事無虛歲焉天王何善而錫之命乎春秋書
之蓋罪天王之失賞也春秋有書天王天子及止曰王者
先儒多以為褒貶所係賜成風則云天王錫命成公則
稱天子賜命雖非禮也孰與求車出居于鄭之甚乎
公羊曰其餘皆通穀梁曰見一稱也二傳皆是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春秋內女之大歸者卒葬不書以其見絕於夫貶之鄭伯
姬是也叔姬五年來歸而特書者蓋明年杞伯來逆其喪

將有其末者先錄其本也左氏以為來歸故書殊失之矣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鄭衛人
來媵

媵女淺事春秋皆不書之惟共姬之歸三媵皆志不以其
得禮失禮皆書之三傳公羊得之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叔姬者杞伯之出妻也杞伯生絕其妻死歸其喪春秋以
其非禮書之見杞不當逆魯不當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
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文如宋致女

致女常事法不當書書之所以起其姪之賢也穀梁以為
以我書之諸侯之國禮文亦已備矣外諸侯來逆女遂不
使人致之於義安乎又曰不與內稱春秋內大夫行事皆
不書使何獨行文致女獨不與內稱乎

晉人來媵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晉執人之君以伐其國罪不容誅矣不曰戰焉晉鄭之師
未嘗戰也春秋安得為鄭諱乎穀梁之說非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
人入郟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

郊五月公會齊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齊人來媵丙午
晉侯獯卒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十有二年應另行寫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卻擘來聘己丑及卻
擘盟夏叔孫行文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十有二年
春周公如奔晉

春秋之義自周無出蓋曰天下一周也何往而非周乎王
子瑕王子朝之奔不言出是也天王居鄭周公奔晉特異
之者孔子之意也王之所以為王以有其位而天下皆其
有也王得言出則是自絕其位而不能有天下也天下非
其所有則雖居鄭不可不言出也故曰天王出居于鄭周
公之所以為公以其左右天王而與王共治也為三公而

十有三年應另行寫

得罪天王至于奔晉則是自絕於王而不能有三公之位也三公之位非其所有則雖止奔於晉猶若出於四海之外也故曰周公出奔晉天下一王而王有三公天子不能有天下而出居矣周公不能有其位而出奔矣天下其如何哉春秋書之用見天下無王而王無三公也穀梁曰以為上下一見之春秋適有此二事故可言爾不幸其一無焉上下將焉見乎公羊以謂自私土而出棄其官三公是以貶之言出自其私有何訓乎

夏公^會獨晉侯衛侯于瑣澤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冬十月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以其所無乞其所有春秋賤之乞師乞盟是也穀梁以為

重師而言乞師固可重矣盟亦可重乎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春秋常事不書公如京師朝天王常事當畧而經書之者蓋以其如京師主於伐秦因過京師遂行朝禮爾然經不言遂如京師而言遂會諸侯者蓋聖人之意以謂成公之如京師非其誠心法當罪之春秋萬世君臣之法不以成公非禮而遂亂之也必曰如京師然後會諸侯則成公之罪無所可逃而君臣之法愈久愈止也晉文公實召天王而經書狩於河陽成公實會諸侯而經書公如京師惟其無禮是故以禮正之聖人之意遠矣穀梁曰非如而曰如

案實嘗如之安得曰非如乎又曰言受命不敢叛周案書
公自京師所以見如周之偶非曰受命也傳皆失之
曹伯盧卒于師

諸侯之卒不地蓋有常地也其有會盟侵伐而卒者必謹
志之所以見卒非其所而國家危殆爾穀梁謂之閔之殊
失之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秋
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
婦姜氏至自齊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嬰齊公子遂之子而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而魯命嬰齊
為仲遂之後故曰仲嬰齊也公羊以謂為兄後案公孫歸
父奔齊而仲遂之後遂絕魯不欲絕仲遂之後故使嬰齊
後之也穀梁以為子由父疏之父自有罪何與子哉公穀
之說皆非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
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春秋執諸侯者多矣未嘗有書爵者晉侯執曹伯歸于京
師特書以爵公羊僖四年傳曰稱侯而執者伯討也蓋以
謂執得其罪又歸于京師則以伯討書之曹伯之罪不見

於經惟左氏於葬曹宣公發傳以為曹伯廬卒于師而公子負芻殺太子而自立也然則晉侯執之為得其罪而又歸於京師春秋與之故特書曰晉侯執曹伯也穀梁以謂惡晉侯左氏以謂惡不及民皆失之矣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宋殺其大夫山

左氏以謂背其族而見殺故不言氏殺大夫則有罪矣而山為公族反害公室書曰宋殺其大夫山則是宋公族明矣不言其族所以見背族之罪此段不第故不言弟義例相類也

宋魚石出奔楚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釃邾人會吳于鍾離

鍾離之會再言會以殊吳者春秋外吳也春秋之於吳越書之有漸焉非進之也蠻服益彊則中國益衰春秋書之所以傷中國之衰也

許遷于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陽陵楚子鄭師敗績

春秋之法舉重言之韓之戰實獲晉侯不言晉師之敗君

獲則師敗矣。陽陵之戰，楚師敗績，而楚子傷焉，不曰楚師君傷，則師敗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沙隨之會，公往就之，而諸侯不之見焉。公以諸侯之尊，會諸侯與諸侯之大夫，而不見，辱莫大焉。然經不異文而書曰不見，公蓋曰可以見而不見也。穀梁以為譏在諸侯是也。

公至自會，公會尹氏、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有殺太子自立之罪，晉侯執之歸于京師。春秋與晉

侯得伯討之義而書曰晉侯，晉侯稱爵則曹伯有罪矣。曹伯之歸，經不書名，以為曹伯雖有罪，然天子以為無罪，釋之使歸，而復為曹伯書曰曹伯歸自京師，所以見天王縱罪人而失刑賞也。公羊以為甚易，穀梁以為歸之善皆失之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丘。

晉稱人者，不與晉執也。莒丘，晉地。晉人既執行父，於是流之于莒丘。春秋雖流他國之大夫，皆書曰放。楚師入陳，執公子招，放之于越，是也。春秋魯史具記魯事，有內辭焉。行父，我大夫也。雖為晉人執而放之，不可曰放也。故變文而書之曰舍也。若曰執而舍之，釋其罪也。實則流放之，爾公

羊曰仁之非也穀梁以謂公亦見執若實執公經當有異文不應都沒其事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犇盟于扈公至自會行父見執于莒丘於是始盟而釋之不書釋而書晉大夫與之盟則釋之可知矣單伯見執反而言至行父之至不書以從公歸可以知其至也

乙酉刺公子偃

春秋書刺大夫二皆內大夫也公子買記其事而公子偃但曰刺焉明不卒戍之罪在可恕僖公刺之殺無罪也公子偃不書其罪罪當刺者也諸侯不得專殺大夫而春秋

之於魯也又辨其有罪無罪蓋春秋魯史魯事則詳也穀梁以謂先刺後名殺無罪也按經書公子買詳其事者以明無罪爾公子偃直書曰刺安得無罪乎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

王者一歲而再郊故春郊正月以祈穀秋郊九月以報功春曰員丘秋曰明堂后稷員丘之配文王明堂之配也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后稷文王不可一時而同配也故曰郊曰明堂焉豫之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亦曰祖考異時而

各配也王者之郊歲再行焉故有正月九月之二時郊祀明堂之異處魯郊非禮也而成王賜之魯公受之詩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魯之郊配后稷而不曰文王焉蓋其郊止於祈穀而報功之郊不行也春秋卜牛必於正月三月在滌則春秋之正月夏時之十一月也十一月而養牛則二月可以郊矣然則魯之郊用夏時之二月不敢並天子之時又殺之也春秋之九月夏時之七月以為祈穀則已晚以為報功則太早又魯禮不當行書曰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公穀之說皆得其粗

晉侯使荀息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脰

經書九月辛丑十二月丁巳朔則十一月無壬申矣公羊以為公許然後卒之則是於十一月然後錄十月壬申之日也穀梁以謂春秋先君後臣故公既許之而後書嬰齊之卒也二傳之意蓋皆以孔子大聖人不應不辨壬申之日當在十月其書之必有義故從而為之說也殊不知孔子不苟知所不知以為智其於春秋也疑則闕之爾壬申當在十月而孔子錄之於十一月為公穀者猶知之孰謂孔子而不知乎二傳不知闕疑之意故妄為之說爾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矧且卒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犛卻至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
彭城

春秋之義易者曰歸難者曰入復其位曰復歸入其地而
為惡者曰復入魚石奔楚為楚御道誘楚鄭以伐宋楚於
是取宋彭城之邑復石魚於彭城明年華元與諸侯之大
夫圍宋彭城以魚石復入而叛也然則魚石之仕宋嘗石
邑於彭城十五年出奔楚遂舍彭城以去於是藉楚取之
而復入焉書曰復入明魚石之嘗有彭城也魚石入彭城
而宋圍之則是入以叛也不曰叛焉經書楚鄭伐宋而魚
石入魚石入而宋圍彭城不待書而義可見也左氏之例

惟復其位曰復歸以惡曰復入二說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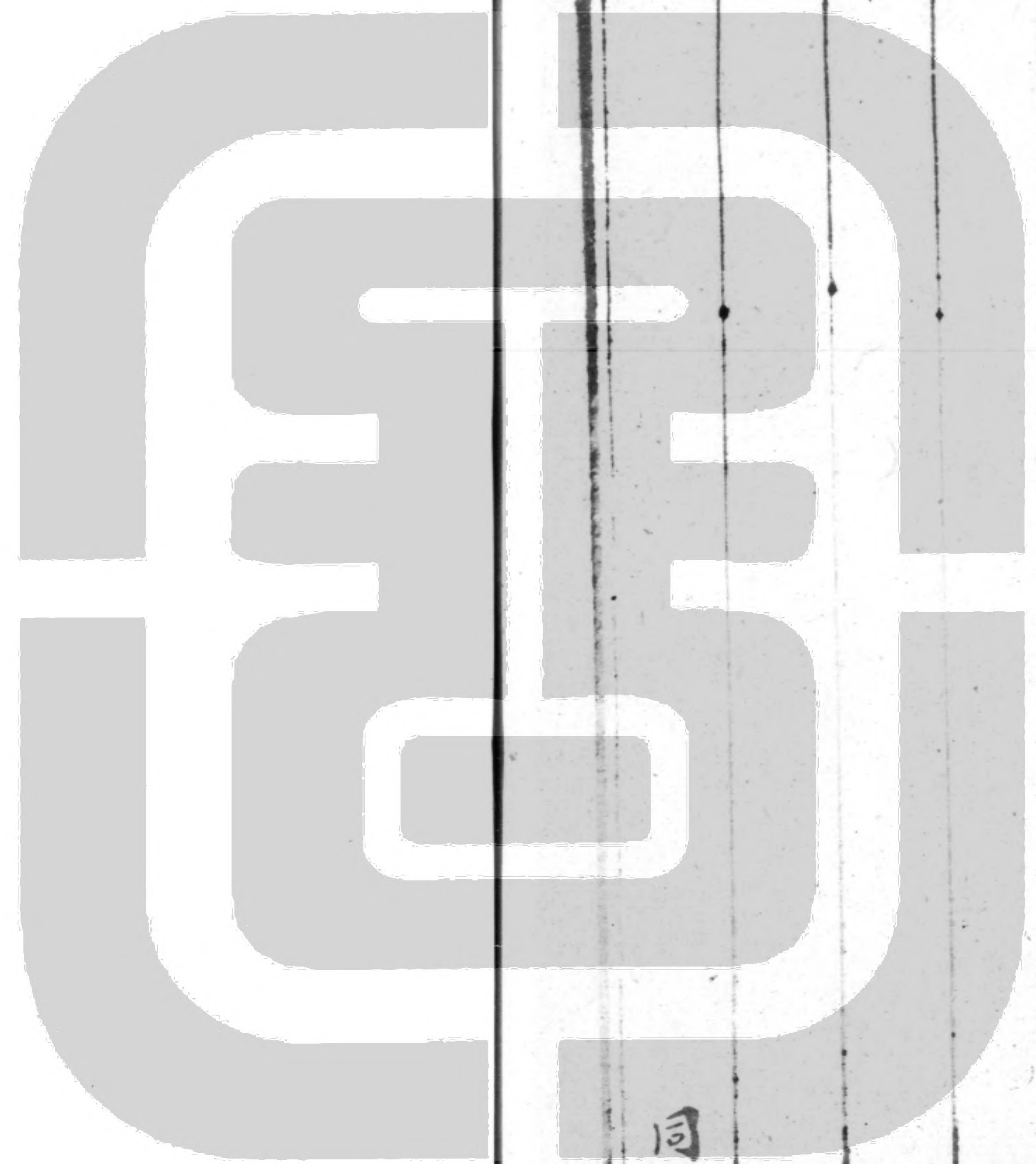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春秋興作皆書雖城池之固門殿之急無遺焉重其德不
及民而徒勞民力也况耳目之玩一身之娛哉左氏曰書
不時蓋得時猶書也公羊曰譏有囿矣又為之雖無囿而
為之亦有罪也穀梁曰虞之非止苑囿所以娛一身又非
虞衡之事也

已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
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丁未葬我君成
公

此數節原亦脫今據經文
補入



同日校

天
之
山

